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专家
视野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主编/韩忠良 ■ 本卷主编/谢天振

民间
立场

权威
选本

为世
纪文
学存
档

2003年

翻译文学

春风文艺出版社

I217.1
21
:2003(3)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2003年翻译文学

主编/韩忠良 本卷主编/谢天振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45616

S0023/08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韩忠良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年翻译文学/韩忠良主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2

(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ISBN 7-5313-2700-7

I. 2… II. 韩… III. 文学—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4995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it.chinachunfeng.net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13.625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温去非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丛 书 主 编 韩忠良
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晓原 李敬泽
陈 村 张清华
林建法 孟繁华
祝 勇 梅子涵
谢天振 韩忠良

本 卷 主 编 谢天振

丛 书 策 划 韩忠良 臧永清 常 晶

序

谢天振

这是“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推出的第三本“翻译文学卷”。每次，当我提笔为刚编好的“翻译文学卷”写序时，总会感到一阵兴奋和激动。我于1989年发表论文《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于1993年发表论文《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十余年来，我为此发表了二三十篇论文，出版了四本专著和论文集，目的就是“寻找”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应有的地位，就是为翻译文学“争取”学界应有的“承认”。因此不难想见，当我看到国内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支持并与我一起呼吁承认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同时还邀请我、让我亲自编选能体现我的翻译文学观点的“翻译文学卷”时，我心中确实会涌现一种非同寻常的感受。而我编选这本翻译文学卷时，心中也始终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或者说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即我是在编一本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翻译文学卷，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国文学译文选。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在浏览各有关杂志时，就特别关注

那些能透露中国人（不光是译者，还有杂志的编者、出版机构等）在译介、接受外国文学时的独特心态的译作，那些与中国文学、文化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的作品，或者，能为中国文学提供新的题材、新的文类、体裁和新的写作风格、手法的作品。在我看来，翻译文学恐怕首先也正是在这几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它独特的贡献。

2002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消息刚一宣布，国内媒体立即给予迅速的报道。紧接着，2003年的有关杂志均以不同篇幅刊出伊姆雷作品的译文，其中尤以《世界文学》推出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作品辑”最为引人注目。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一直是国内媒体及有关杂志乃至出版社关注的焦点。一方面，这固然是国内的读者和出版市场需求使然，但另一方面，它还透露出中国人渴望早日能有一个中国大陆作家也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心理情结。前些年，因诺贝尔文学奖某个评委的一句话，而把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都归咎于翻译，一时间，翻译成为了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罪人”。近年来，随着对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的广泛译介，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固然是一个原因（其实，意识形态、评选程序等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显然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作品本身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本书此次收入的伊姆雷的中篇小说《侦探小说》也许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并为我们提供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的依据。小说通过连锁店老板费德里戈·萨里纳斯及其儿子昂里克·萨里纳斯的档案材料，以独特的笔法，探讨了人的命运问题。小说中萨里纳斯父子被怀疑参与了秘密网络组织而被捕，调查局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然而，尽管如此，无辜的父子俩还是被处决了。侦探马腾斯参与了对这一案件的审理，掌握了很多与此案件有关内幕材料，但马腾斯最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译者为这篇小说

所加的按语虽然简短，却是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小说中，作者虽然没有明确告诉读者故事发生的地点，但读者可以根据作者的提示猜测到故事的发生地点。也许，这对作者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故事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顺便说一下，这部作品并不是作者最主要的作品，限于篇幅，我们选编了这一篇篇幅适中、情节也比较有趣的中篇小说供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一个中国人的俄国南柯梦》、《旺季结束》和《旅程》三篇小说让我们可以具体感受到中国文化在国外流传和影响。这种影响，有的非常明显，如当代俄罗斯作家维·佩列文的短篇小说，明显地借用了中国成语故事“南柯一梦”的套路。但佩列文作品的对象却是俄罗斯读者，他创作了这个已经俄罗斯化的南柯梦，用意是告诫他的那些一心想向上爬的同胞“引以为鉴”。小说主人公“张七”这个名字也已经在某种意义上透露了这个故事的俄罗斯化：众所周知，中国人起名字时通常不会起“七”，更多起的是“三”，如“张三”，但在俄语中数字“七”出现的频率显然要比“三”高得多。当代德语作家多·杜莉的短篇小说《旺季结束》讲述的是一德国姑娘莉莉极其短暂的爱情故事。令中国读者感兴趣的是，在这个德国姑娘情窦初开、爱波乍起之时，在她的思想和行为背后起作用的竟然是一本中国的算命书中关于人的属相的预测。新加坡作家凯瑟琳·林姆的短篇小说《旅程》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理查德的事业发达的中年人——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的故事。主人公在突然查出患有不治之症后，决定抛弃繁华的都市生活，回归乡下母亲、外婆家，以此作为他人生的最后“旅程”。故事本身与中国文化无关，但从主人公家中那张显目的中式古董餐桌，以及主人公的妈妈、外婆、姨妈对中草药的迷信等等，不难发现其中的中国文化的影子。

当然，与中国文学、与文化有着更为直接关系的当推两篇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雷祖威的《生日》讲述了在美国的一对离异夫妻对孩子的难以割舍亲情。张岚的《水边的名字》则描绘了一

幅令我们倍感亲切的画面：几个小姐妹正入神地听她们的外婆讲中国的民间传说，而外婆之所以如此乐此不疲地给她们讲故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防止你们荒废了汉语”。

在俄罗斯女作家伊·拉克莎的《飘逝的激情岁月……》和法国作家阿·凯韦的《咱家地窖里有这个》两篇小说里，我们虽然看不到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直接的延伸或影响，但是我们读来却不会感到陌生。前者描绘了两个初恋情人在莫斯科地铁车站偶然相遇从而勾起了他们对青春时代的回忆。男主人公萨莫欣和女主人公莉丽娅曾是大学同学，他们彼此相爱，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毕业后，萨莫欣留在了莫斯科的聚合物研究所，但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转而经商，并取得相当的成功：他拥有自己的公司、汽车、存款、豪宅和昂贵的宠物，还时常出国度假。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带给他真正的幸福，反而老是陷于苦恼之中。莉丽娅毕业后去了北方一个偏僻的小城，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比较艰苦，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终于事业有成，她发明创造的仪器不仅要在全俄展览会上展出，还要到国际展览会上去展出。望着老同学兼当年的情人远去的身影，萨莫欣感到一阵空虚和惆怅。阿·凯韦的小说《咱家地窖里有这个》展示的是一个法国家庭里的情景，然而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却是异常的熟悉：“我们家从不扔东西。有剩菜剩饭时，晚上或第二天中午，妈妈总是给我们热热吃，如果还有剩余的，第二天晚饭依然是它。我们的衣服，兄弟几个轮流穿，直到衣服磨出亮光，露出织纹，变成破布片为止。……”不过作者如此惟妙惟肖的刻画，当然不是为了表扬一个节俭持家的法国家庭，在他那些极其幽默风趣的文字背后，其实蕴藏着一个出人意料、也令人发噱的爱情故事。

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是一个新的文学术语，在当前美国文坛它甚至越来越热，即将成为一门显学，但它的内容其实并不新鲜，从它把梭罗、爱默生、缪尔、奥斯汀、艾比、沃克、施奈德、威廉姆斯推崇为生态文学的重镇可以看出，生态文学的写

作并不是自今日方才开始。但是，在全球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打出生态文学这样一个旗号，显然包含着对读者关注自然、关注生态的提醒，甚至包含着对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呼吁。本书选入的美国当代作家肯·尼尔逊的《不全常规的飞翔》，正如译者在为这篇小说所加的按语中指出的：“这个故事的吸引力不只是简洁明快的叙述风格，甚至也不只是从标题到内容本身的巧妙隐喻，而更在于它把对生态问题关注和对女性乃至人性的自由生存融合在一起。结尾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意象：克莱尔‘解开衬衫的扣子，提起衣角，如展翅一般’。她展示了一只真正需要寻找和关怀的鸟儿，也展示了这个故事所体现的生态主义精神。”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最近几年来一直备受我国的外国文学杂志，尤其是学院派杂志《外国文学》的关注。连续几年，《外国文学》几乎每期都推出一个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专辑。其中，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唐·德里罗（另译德里洛）因其在主题思想、情节结构、艺术手法以及语言手法的独特运用，以其对历史、政治、社会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受到诸多媒体的青睐，2003年的《外国文学》、《外国文艺》竟不约而同地分别选译了他的作品《象牙杂技艺人》和《巴德·梅恩霍夫》。确实，通过对德里罗作品的阅读，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特征，诸如化合物形象的不确定性、叙述的模糊性和间断性、叙事话语中充满着暗示、句子的残缺不全、短语的“重复”、语境稳定性的颠覆，等等。

当代著名俄罗斯女作家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海里泅脚的故事》是一组别开生面的短篇小说，它们的主人公都是海里的泅脚，诸如纸袋、空罐头、空瓶子、碎报纸、烟蒂、烧焦的火柴、用过的阴茎套、橡胶鞋底，以及海里的一些小生物。作者借用寓言的形式和近乎荒诞的故事内容，却毫不掩饰地反映了当代俄罗斯的现实生活——有人因此把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作品称做“残酷的现实主义”。这组小说的语言也极富前卫特色：大

量的新词、俚语、外来词和计算机语言，使作品平添了许多新意，读来让人耳目一新。

意大利小说家迪诺·布扎蒂的《坠落中的少女》和美国小说家乔治·哈拉的《列车5点22分进站》都属于当代西方文学中为数不多的一类作品，写得很精致。前者以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少女玛塔从摩天大楼上往下坠落的过程中的所见和所思。这座摩天大楼外面居然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少女在往下坠落，她们在刚开始往下坠落时都还非常年轻，但当她们接近底层时却已经变老了。这种貌似荒诞的描写，实质却非常生动而且形象地刻画了爱慕虚荣的女人们的心理和她们的遭遇。后者描述的是一个关于中年男子对一个陌生女子的似有似无的情感：他每天搭乘5点22分进站的短途列车回家时，总会看见一个围着一方别致的彩巾的女子。天天相见，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平常，但突然接连几天不再看见那个女子，他心中却不知怎的竟会涌动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但接下来真的又相见了，却也不过简单地打了个招呼。故事极其简单，叙述也非常平淡，惟一的悬念是男主人公一直以为那位陌生女子之所以围着一方彩巾，是为了遮盖她那缺损的耳朵，不过在故事结束时男主人公发现女子的耳朵完好无损，令他大感意外。然而读罢这篇精致、典雅、语淡意浓的小说，人们肯定会感到有无穷的意味，令人回味。

接下来的两篇小说又是一种类型。尼加拉瓜作家拉米雷斯的小说《时运如风》描写的是一出社会悲剧：本来相亲相爱的两姐妹，一天上街心血来潮，两人凑钱合买了张彩票，意外地中了大奖。不料这意外的好运却使两姐妹就此反目，为争这份大奖闹得死去活来，两姐妹先后服毒差点送命，最后母亲把奖券付诸一炬，让“好运”随风而去。智利作家斯卡尔梅达的《嘴上叼着康乃馨的男人》则让我们见识到拉美国家的另一种风情。而且，尽管只有短短的两千来字，作家的叙述却跌宕起伏，人物的关系扑朔迷离，然而人物的性格却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每次编“翻译文学卷”，我们照例会收入一二篇作家翻译的译文。这次也不例外，我们收入了著名文学批评家邵元宝翻译的英国作家邓摩尔的《犬兔戏逐》和著名散文家龚静翻译的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唐·德里洛（另译德里罗）的《巴德·梅恩霍夫》。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参与文学翻译，这是一桩值得大力提倡和鼓励的事，这对于密切翻译文学与本国的原创文学之间的关系、促进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中发挥更大、更直接的影响无疑大有裨益。

“散文”部分我们选编了三篇风格迥异、内容更是各有千秋的散文。著名华裔法国诗人、去年刚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程抱一在法兰西科学院的就位演说，同时也是一篇绝妙的文学散文，它向人们敞开了这位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中不知疲倦的摆渡人”的心扉。《托尔斯泰的山》让我们领略到了著名英国小说家戈尔丁的另外一面——高超的散文造诣。他谈论的是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把它比喻为一座“山”，一座“享有国际声誉和全球魅力”的“遥远的天山”。但这篇文章却并不是一篇简单的读后感，它浓缩着作者无比丰富的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关于文学和艺术，甚至还包括文学翻译的思考。当然，这一切思考又都紧紧环绕着托尔斯泰的这本巨著《战争与和平》展开。19世纪著名法国小说家左拉的散文《恨赋》通篇充满了“恨”，其实作者却是正题反说，读到最后，读者深切感受到的是作者“美好的青春之爱”。

有一句戏说，说是现在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是读诗的人没有以前多了，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我总觉得，爱好诗歌的人的多少，从某个层面也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诗不仅能陶冶人的性情，它更能净化人的灵魂。我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抽出时间来阅读诗，来吟诵诗。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每当我看到翻译家们翻译过来的优秀外国诗歌时，总禁不住要想多收几篇进来。作

为一名能够直接阅读外文原诗的编选者，我当然知道，诗经过翻译是会失落许多原诗的诗味。但是，假如我们无法得到一杯杯水的话，如果有大半杯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拿来解渴呢。更何况，在阅读译诗时，有时还能感受到原诗所没有的情怀和意境呢。本卷收入的五篇译诗属三种类型：《乌克兰短诗四首》、《北海道雪景》和《欲望·姐妹》更富抒情意味，读后令人心动、神往；《华美诗歌三首》是华美诗人用诗的形式反映的在国外的华人对祖国、对亲人的深沉情感；《俄罗斯未来派女诗人古罗诗十首》则是一位先锋派女诗人的诗歌实验，它的主题、形式、语言、意象都与我们传统的诗歌大不一样，带给读者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本卷“翻译文学卷”里我们还收入了两篇我国当代文学中较少见到的“新品种”——“成人童话”。成人童话往往借用童话故事常见的人物形象，诸如王子和公主，套用童话故事惯用的平实浅显的叙事语言，但其寓意却远为深刻，只有历经世事的成人才能领悟。本书收入的波兰作家莱·柯瓦柯夫斯基《罗锅儿》和美国南希·克莱思的《石头一般苍白的语词》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大系”主编曾要求各分卷主编为各分卷所涉领域编一个当年的大事记，去年一卷我们没有编，因为在翻译文学领域内能称作“大事”的似乎不多。有些大事，严格而言，属于外国文学，而不是翻译文学。但是今年，2003年，倒是有两件大事值得一提。一件是《世界文学》创刊五十周年。《世界文学》继承当年鲁迅创办《译文》杂志的传统，几十年来积极译介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培养了几代杰山的翻译家，不仅为中国翻译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实际上，也为中国当代作家的成长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另一件大事是煌煌十一卷的《杨武能译文集》（另有三卷待出）的出版。“译文集”此前也已经出了不少，如《傅雷译文

集》、《茅盾译文集》等，但多为知名作家或已故翻译大家，健在的翻译家出版个人译文集的，除年高德劭的杨绛等人，实在屈指可数。在这种情况下《杨武能译文集》的出版颇受注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如果仅仅把此事看做是对“杨先生的同辈翻译家、更是对年轻的后进者们的巨人激励”，以为在有朝一日，翻译家们也可以像作家们一样有机会出版自己的译文集了，这就未免看轻了此事的意义了。我以为，从某种意义而言，《杨武能译文集》的出版，标志着国内出版界，也包括国内的文学界和学术界，自《傅雷译文集》出版以来的翻译文学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对翻译家地位的进一步承认。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没有翻译家的劳动，托尔斯泰的书就只能是俄国人的书；没有翻译家的劳动，巴尔扎克也就是法国的巴尔扎克；同样，如果没有翻译家的劳动，福克纳也就是英语国家的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就是西班牙语国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样，如果没有翻译家的劳动，中国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被西方读者阅读。”（参见“世界文学”2002年第3期）其实，在目前国际译学界已经形成了关于翻译的社会学观点：首先，它承认译者是积极的有思想的社会个体，而非一部语言解码机器或拥有一部好字典的苦力。其次，它已经把翻译规范的整个系统纳入到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构框架中。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成为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研究对象。鉴于文化通常是参照他者（the Other），即其他文化来树立自己的形象的，这样翻译便为我们观察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以及特定文化吸收转化其他文化的方式、范畴和过程，提供了一个文化身份及其自我定义的窗口。翻译的意义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高度评价和重视。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翻译文学这个“弃儿”要寻找到它的归宿，翻译文学要破除由来已久的关于它的偏见和成见并争取到对它的承认，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眼下就有一个例子：前不久有人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

为《翻译家的无限风光》^①，对翻译家在译作上署名（更不要说出个人译文集了）颇为不屑，认为如果把原作者比喻为“下蛋的母鸡”，那么“译者只是转运、贩卖鸡蛋的小贩”罢了，在这位作者看来，销售者怎能“把自己的标记贴在鸡蛋上”呢？

关于翻译家历来有不少精彩的比喻：比如鲁迅把翻译家比喻为“为奴隶偷盗军火的人”，钱钟书把优秀的翻译家比喻为撮合不同语言民族的“居间者”，国外则借用圣经故事把翻译家比喻为通天塔的建设者，或是比喻为消除各民族文化隔阂的“填平鸿沟者”。翻译家本人则自谦为“一仆二主”——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又要为译文读者服务，等等。这些比喻都使人们对翻译家肃然起敬。但是这个把翻译家说成“转运、贩卖鸡蛋的小贩”的比喻实在太失偏颇，这不仅是对翻译工作，尤其是对文学翻译工作性质认识的无知，更是对广大文学翻译家和翻译工作者的亵渎。

我们当然知道，比喻大多只是抓住事物的某一个特征加以发挥而已，不能对之求全责备。但上述作者的这个比喻不仅没有抓住哪怕是翻译工作的一个特征，而且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际相去甚远，还严重歪曲了翻译工作的性质。众所周知，“转运、贩卖鸡蛋的小贩”只要把产地的鸡下的蛋“运”来，并不需要对“鸡蛋”进行任何加工就可以直接向消费者兜售的。但我们的译者的工作难道是这样的吗？套用这个作者的比喻，假如译者真的仅仅只是一个“转运、贩卖鸡蛋的小贩”的话，那么他（译者）就只需把那个鸡（原作者）下的蛋（原作）直接“贩卖”出去就行了。我怀疑“风光”作者平时大概只是逛的外文书店，看到的也只是原版图书，因为只有原版图书才是那只“鸡”（原作者）下的“蛋”（原作），而我们的译者奉献给读者的可不是如此轻松“转运”来的原版图书，而是经过他们（译者）辛勤劳动

①《翻译家的无限风光》，载文汇读书周报

2003年8月22日。

(我们称之为“再创造”)才得来的译作。如果我们的译者真的如“风光”作者所说的那样只是“转运、贩卖鸡蛋的小贩”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全国各地的大小书店就都要变成外文书店了,因为在里面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柜台陈列的将都不再是中文图书,而是外文原版图书了!

译者究竟有没有资格在译作的封面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个问题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对文学翻译性质的了解和认识。在这位作者看来,译者只是一个“贩卖鸡蛋的小贩”,他当然无权“把自己的标记贴在鸡蛋上”,译者“与作家还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但是,凡是对文学翻译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尤其是自己本人也从事过文学翻译的人,他对文学翻译就不会做如是观了。茅盾说:文学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误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的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外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郭沫若说得更为直截了当:“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在译作上署上译者的名字,这既是翻译家的权利的体现,但更是对翻译家的责任的一种要求,甚至监督。正如德国文艺学家库勒拉所指出的:“译著是属于译文语言的民族文学的,译者是作家、艺术家。译者同作家一样要为每一个词和每一句话和印着他名字的每一本书负责。”

客观冷静地审视一下我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文学发展的实际,我们完全有权这样说:如果说作家是用他直接取诸生活的创作奠定了我国的文学事业的话,那么文学翻译家就是通过对外国文学家和作品的选择和翻译,用他的译笔丰富了我国的文学事业的。与作家不同的是,作家多是通过自身对生活的观察、体

验、提炼，创造人物形象，创作一部部的作品，而文学翻译家则是首先要遨游外国文学的海洋，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中寻找他认为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作家作品，然后潜心研读原作，体味原作的意境，把握原作人物的神韵，然后用恰如其分的译文语言，传达原作的情节内容、作品结构、人物形象乃至原作中深藏不露的主题和韵味。作家们用他们优秀的创作奠定了我国文学和文化的主体，而文学翻译家则用他们出色的译作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和文化事业。作家们的名字是与他们的杰作紧紧相连，翻译家的名字则与他们译介的外国文学大师紧紧相随。就像我们提到《阿Q正传》我们就会想到鲁迅，提到《子夜》就会想起茅盾一样，我们提到巴尔扎克就会想到傅雷，提到莎士比亚就会想起朱生豪、方平，而提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我们就会想到草婴，想到汝龙，等等。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就是这样通过他们精彩的译作，通过他们介绍的一个个外国文学大师，在我国的文学、文化园地里留下他们的足迹。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高度评价《杨武能译文集》的出版，把它视作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翻译文学卷”已经出到第三本了，我们希望能继续出下去，出第四本、第五本，直到无数本。通过这种形式，让读者、让出版界、文学界、学术界能具体认识到翻译文学的作用、意义、价值和贡献，并最终为翻译文学寻找并争取到它应有的地位。

目 录

001/序 谢天振

小 说

- 003/侦探小说 [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雷 杨永前译
- 070/一个中国人的俄国南柯梦
..... [俄罗斯]维·佩列文 王进波译
- 084/旺季结束 [德国]多·杜莉 张晓静译
- 095/旅程 [新加坡]凯瑟琳·林姆 朱凡希译
- 103/生日 [美国]雷祖威 吴宝康译
- 117/水边的名字 [美国]张岚 康文凯译
- 122/飘逸的激情岁月 [俄罗斯]伊·拉克莎 孙大满译
- 134/咱家地窖里有这个 [法国]阿·凯韦 徐家顺译
- 140/不合常规的飞翔 [美国]肯·尼尔逊 韦清琦译
- 150/象牙杂技艺人 [美国]唐·德里洛 杨仁敬译
- 166/海里泔脚的故事
..... [俄罗斯]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 求石译
- 193/列车 5 点 22 分进站 [美国]乔治·哈拉尔 邓大任译
- 203/坠落中的少女 [意大利]迪诺·布扎蒂 万海松译
- 208/时运如风
..... [尼加拉瓜]塞尔希奥·拉米雷斯 尹承东译
- 223/嘴上叼着康乃馨的男人
..... [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李红琴译
- 230/犬兔戏逐 [英国]海伦·邓摩尔 邵元宝译
- 239/巴德·梅恩霍夫 [美国]唐·德里洛 龚静译